

登岳阳楼记

□ 朱海燕

多次读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对这一名篇的磅礴气势、高阔意境以及优美的音韵，我十分欢喜。早已渴望到岳阳楼一游。待亲临其境，与之相印证，方能够真正从巴陵胜状之中，深深体味到这古今悲喜之情。

丁亥之秋，秋风飒爽，枫叶披霜，在丰收的渔舟唱晚中，我终于登上了岳阳楼。

岳阳楼为岳阳城西门城楼。它屹立洞庭湖畔，枕巴陵、瞰洞庭，一派虎踞龙盘之势。岳阳楼自古与武昌的黄鹤楼，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的三大名楼。它肇自汉晋，因三国时岳州曾设建昌郡，故又有“三昌古楼”之称。

相传岳阳楼是三国吴国大将鲁肃的阅兵台。魏晋南北朝始由军事用楼变为供人游览的观赏楼，南朝颜延之是我国第一位登览它的有影响的文人，他的《始安郡还都，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有感而作》，是我国现存最早吟咏岳阳楼的诗篇。但那时此楼并不叫岳阳楼，而称巴陵城楼。

岳阳楼定名和声名远播，始于盛唐张说。张说是洛阳人。唐玄宗时，召为中书令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得罪了皇帝，开元四年，把他贬守岳州。此时，张说饱经风霜，年近半百，乃借扩修岳阳楼，以寄情消愁。竣工后，遂定名为岳阳楼。

张说修筑岳阳楼后，常与士人登楼赋诗，岳阳楼便成为文人学士雅聚吟咏之地，贬官迁客散愁泄怨之所。其间佳作颇多。佼佼者有孟浩然《望洞庭湖赠张丞相》：“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太清。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。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坐观垂纶者，徒有羨鱼情。”开元二十五年，右丞相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，孟浩然即以诗自荐。其诗致张丞相共有八首，此为其中之一。诗的前四句写洞庭景观。一个“平”字，写出八百里湖水的浩渺，一个“混”字画出水天的浑涵；一个“蒸”字，一个“撼”字捉住了洞庭内在的磅礴气势和外在的煊赫声威。有声有色，充满活力，遂为咏湖名句。前人评论此诗说：“起法高浑，三四雄阔。宋末元初有位叫方回的评论家将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一联与杜甫的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”相并列，谓“后人不敢复题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李白。唐乾元二年(739)春天李白因永王璿案被流放夜郎，取道四川赴贬地，行至中途被赦免，诗人惊喜交加，当即沿江东还，来到岳阳时，写了许多诗，广为传颂的《与夏十二登岳阳楼》即为其中之一：“楼观岳阳尽，川迥洞庭开。雁引愁心去，山衔好月来。云间连下榻，天上接行杯。醉后凉风起，吹人舞袖回。”前两句写登楼俯视下界所见之辽阔景象；三四句写仰观天宇之所见所感；五六句极言岳阳楼之高耸；七八句叙写诗人的酣饮之乐。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一时乐以忘忧的欢快心情与旷达胸襟。

但就诗的思想境界、人格光辉、艺术造诣及对后世影响

等各种综合因素来看，在众多吟咏岳阳楼诗中，首屈一指的当数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，“昔闻洞庭风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，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”

这首千古绝唱，作于唐大历三年岁暮。当时五十七岁的诗人，饱经忧患，身染肺病、风湿、右臂瘫、左耳聋等多种疾病，又逢国家风雨飘摇，万方多难。然而，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却又“落日心犹壮”。这样，他有幸登临馥袭已久的岳阳楼时感情极为复杂，笔下情景也就如八百里洞庭一样千汇万状，雄浑苍茫。首两句以“昔闻”起题，“今上”接应，单刀直入，一虚一实，快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三、四句写登临所见，以气吞云梦的胸襟怀抱和融铸万物的煌煌巨笔，卓然光掩前人；洞庭汪洋将吴楚相隔，天地日月出没沉浮于浩渺之上。”虽不到洞庭者读之，可使胸次豁达”。古人此论，诚不为过。五、六句笔锋陡转，由浩茫宇宙一变而为凄苦小舟，诗境阔狭顿异，魅力摄人心魄。最后两句，一大一小，一虚一实，胸襟气象，一等相称。至此，洞庭日夜汹涌，天地为之低昂的壮阔气象扑面而来，诗人心忧天下，古今为之俯首的伟大胸襟豁然洞开。难怪岳阳楼上有一名联，慨叹“吴楚乾坤天下句，江湖庙廊古人心。”让人登楼一望，胸中就流不尽千年兴亡旧事，眼前就数不尽历时长河里的豪杰英雄，咏不尽千变万化的波光云影，唱不尽古今来的人间悲喜。

二

关于岳阳楼的身世，已向读者交待了不少，但真正提升岳阳楼品牌的还不是孟浩然、李白和杜甫，虽然他们的诗文，或多或少地勾勒了岳阳楼的形象，但毕竟难以给人以直观的印象。岳阳楼数千年来屡建屡毁，其形制多有变化，幸有历代丹青妙手精心制作，我们今日方得窥其往昔倩影。

从滕子京致书范仲淹求记时送去《洞庭秋晚图》可知，宋以前即有关岳阳楼的绘画，可惜均未能传世。此去岳阳楼，我发现楼下不远处建了若干不同朝代的岳阳楼的形制，其中有唐代、宋代的仿真模型，我想那可能是当今造园者凭空想象而已。



关于饥饿的记忆

□ 周全

很久没有饥饿的记忆了。现在所谓的饥饿，只是感觉到胃部剧烈地摩擦，而没有丝毫想吃东西的欲望。这也许不叫饥饿，而叫胃空。有古训说“一饱忘了千年饥”，我骨子眼里并不是忘本的人，所以挺喜欢听别人讲关于饥饿的故事，来唤醒自己已经比较恍惚的关于饥饿的记忆。

我最先接触关于60年代饥饿时期的记载，是从阅读单永珍的《西海固》开始。里面关于饥饿的描述，已经不单单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了，而是那一代人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。他们吃观音土、吃草、吃树皮，甚至把青蛙和蚯蚓都吃光了。

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，说三个知青不知从哪儿弄了一麻袋土豆，足足有七十多斤。三个人恍如到了天堂，赶快生起一堆火，围坐着吃烤土豆呀。三个人边往火堆里面扔，边拿起烤好的往嘴里塞，连话都来不及说。才开始坐着吃，后来站着吃，最后靠着墙吃，尽量把胃舒展开来容纳更多的食物，谁知道哪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多土豆呢？就这样，七十多斤土豆，一个不剩地进了三个长期饥饿的胃。三个人如同抽完大烟一样，慢慢缓过劲来。哪知还没等开始说话，三个人同时大口大口地往外吐，咽都咽不住。长期饥饿的胃，受不了这般宠爱。吐干净后，三个人摇摇摆摆地上床睡觉了。一觉醒来，天也亮了，只见其中一个蹲在昨夜的呕吐物旁边，扒拉里面还成形的土豆块，第二遍往嘴里塞……

说实话，初次看到这段文字，我在胃部翻江倒海的同时，也产生了一定的怀疑。人可以饥饿，但不可以饥饿到这种地步。在饥饿面前，人是变得那样原始，尊严、情操、价值，甚至连亲情，都荡然无存。所以现在社会的许多问题，都是发展问题，只能用发展来解决。如

果民生问题都无法保障，还要求人民这样那样，纯属缘木求鱼。

看来我们现在舒适的生活并没有很久远的积淀，往前推几年，我们的生活竟是那样岌岌可危。有次和领导吃快餐，我正感慨饭菜的质量时，领导说：“知足吧，我那时饿饭的时候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吃这样的饭。”我很疑惑：“您这样的年龄也饿过饭？”“怎么没有？而且饿得时间还很长。”接着，领导给我讲述了一件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。那时他六七岁，家里很穷，经常挨饿。他有位爷爷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不是亲爷爷，是位退休的老红军，估计有几百块的箱底钱，所以经常背着手到牛肉面馆里吃面。每次去吃面，他就要偷偷地跟在后面，看他爷爷吃。还不敢让爷爷发现，一旦发现就被赶回来，更谈不上也给他买一碗了。到了面馆，素面是一毛，牛肉面是两毛，有钱的爷爷就买上一碗牛肉面坐下来吃。他就躲在门后边，巴巴地看着他爷爷吃。我想这对一个六七岁的、饥饿的孩子绝对是个折磨。在这场漫长的折磨中，他亲眼看见他爷爷是怎样一口一口地吃完牛肉面的，又亲眼看见是怎样一口一口地喝完牛肉汤的。从始到终，他也未能用嘴唇尝到牛肉面的味道。他所得到的，是享受了一顿视觉盛宴，以及今后自力更生、发奋图强的强劲动力。

再往近点说，每位80年前出生的人，是否也有过物质匮乏的记忆。我记事很早，一岁时候的事情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基本上是把三顿饭吃饱，当然没有现在琳琅满目的零食，只有麻花、芝麻糖和泡泡糖，但也足以甜蜜整个童年。所以我很庆幸，我出生在一个饥饿时代的结束，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。如果再早出生两年，我的童年估计也

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岳阳楼图，为元代夏永所绘扇面图。夏永字明远，工画亭台楼阁，曾用头发绣成《黄鹤楼图》、《滕王阁图》。宋代的岳阳楼究竟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只能凭空想象了。

但是，尽管如此，说起岳阳楼，我们是不能忘记滕子京这个人物的。没有此人，岳阳楼可能会在华夏大地上消失；没有此人，也就没有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这一名篇的问世。

滕子京河南洛阳人，北宋政治家，是范仲淹的好友，与范仲淹同于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，官至刑部员外郎。有一年他率军民抗击西夏入侵，时值天气阴霾，士气不振，他大设牛酒，犒劳士卒。结果被他人诬告，罪名是“滥用公使钱”，“用度不节”。被贬岳州。他在岳州三年，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，其中重修岳阳楼就是其中之一。

岳阳楼重修之后，他为范仲淹送去了《洞庭秋晚图》，希望范能以图写一篇《岳阳楼记》。范仲淹此时正谪居邓州。

作为文化人的范仲淹写这篇短文，是无需深入生活的，时代的风云早已聚汇于胸。于是，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下了《岳阳楼记》。范仲淹的这篇文章，通体俱在谪守上着笔，提出了从“贬谪”来解读文本的视角。贬谪文学所表现的心态往往是复杂矛盾的，作者们常在愤懑之余，徘徊于超世和用世之间，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有的油然流露对退守独善，超然尘外生活的向往；而范氏此篇则属贬谪文学中的另类。文章既有痛苦的忧愤，也抒发了忘怀人事的出世之想，但占主导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自觉的使命感，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仍一如既往。

贬谪文学在文体上有一特点，即往往与山水亭阁相结合，寓情于景，通过细腻独到的写景，来一吐心中之块垒。文中的两段写景，虽是想象之辞，但用语凝炼，形象鲜明，如在眼前；又兼属对精工，音节铿锵，朗朗上口，历来为人所乐诵，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平。同时，这两段描写围绕着对“悲喜——忧乐”的认识，与全文的主题有机地联系起来了。景物的一阴一晴，逗引出心情的一悲一喜，这时的悲喜是局限于一己一身的。而作者却扬弃了这种悲喜观，提出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一种超越个人利害的悲喜观，并进一步生发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乐观。正是这一思想的提出，使这篇文章成为冠绝一时而又传之永久的至情美文，千古风范。以致后世乾隆皇帝都心有所动。他在为元末画家夏永所绘扇面《岳阳楼图》的题诗中云：“先后乐仲淹记，至语真先获我心。”题诗呈扇形，留有“自强不息”等印章，此诗已刻成诗碑，存于岳阳楼的碑廊之中。

范仲淹的这一思想，是他伟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集中反映。与他同时的另一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道，他从小即有志于天下，常自诵曰：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可见《岳阳楼记》能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，绝非偶然。

由于《岳阳楼记》如此优美感人，还曾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：范仲淹写作此文时并不在岳阳，也未见过新修的岳阳楼，这或许是他在楼本身着墨很少而多写洞庭风光的原因之一。那么，他是否到过洞庭湖呢？对此，1982年《北京晚报》曾展开过讨论。一些文章，特别是岳阳本地作者的文章，认为范仲淹所以能写出绝妙的美文，是因为他从小寄寓洞庭湖畔的安乡之故。而历史学家邓广铭撰文认为此说“谬之千里。”

我以为这两方面的认识都过于偏颇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其艺术之水准到达中国文学和史学的峰巅，他是否亲历和目击了文中的一切呢？当代伟人毛泽东写下了《我军占领南阳》的美文，他是否去了南阳。去现场和不去现场，都不是决定文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。关键取决于作家对宏观时事的把握，对崇高境界的表达，对人世生活的认识。如果，以僵死的思维去度量作家的思维活动，那也太小瞧毛震千古的伟大文学家了。

另外，从《岳阳楼下楼》一书可以看出，大凡历史上有成就之文人，都会游历各处名山大川。作为文学家的范仲淹进入仕途，更可奔走各处。着笔那一时他不在岳阳，并不等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岳阳。“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”即为证明。

三

我登上岳阳楼，凭栏而望，左顾君山，孤影若浮；右抱大

是骨瘦如柴，鲜有快乐的记忆。不过没想到那个年代不曾饿过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，我却真真切切饿惨过一回。那天不知为什么，我和媳妇吵了起来。争吵得很厉害，她抓起桌上的一袋馒头向我砸来，就是一块钱五个的那种馒头。馒头像炮弹一样呼啸而至，我抽身一闪，没砸中。馒头掉在地上，骨骨碌碌地四下散开。后来架吵完了，我就收拾馒头，有一个滚到桌子底下了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，也就没钻进去捡，后来就把这茬事给忘记了。

过了两天，媳妇要回单位了。晚饭后，我送她到火车站。回到机关，我又加班到十二点。中间为了不瞌睡，我还特意泡了杯浓茶喝。经过这一折腾，等回到家，我突然觉得饿得发慌。可在屋里找了一圈，除了生鱼生肉，居然没有可下口的东西。饥饿像千万只小虫一样啃噬着我的胃，这可不行，得想办法解决。突然间灵光一闪，桌子下面不是还有一个馒头吗？我赶紧钻进去捡，它还静静地待在那里。馒头已经有点像秤砣了。我一刻不耽误地拿到水管下面冲冲干净，让它多沾点水，然后放进微波炉里一烤。一分钟后打开，一个热气腾腾、胖乎乎的馒头，与新鲜出炉的毫无二致。我十分香甜地吃着，边吃边想，有位伟人号召我们，要“深挖洞、广积粮”。看来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战争时期，也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，不仅适用于治国平天下，也适用于修身齐家。

过去的固然已经过去了，一切还将继续。虽然饥饿的记忆已经渐行渐远，但是从饥饿到富足，真的需要一个过程；而从富足到饥饿，有时只是一个瞬间。很多人总是割断历史、夸大现在，在饱暖中忘记居安思危，这样不仅不该，也很危险，因为不知道危险是最大的危险。作为有着舒适生活的现代人，要时刻懂得重温和珍惜。重温历史，历史就不会重演；珍惜现在，现在就愈加美好。

写到这里，我已经饥肠辘辘，但愿看到这篇文字的读者，从今也会有一个好胃口。

作者单位 十五局集团六公司

江，涵虚吞吐。说巴山蜀水之胜，全萃眼底，也丝毫不为夸张。春秋水涨，一望淼然。这时你才深深体会到，范仲淹“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；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；朝晖夕阴，气象万千”之句，乃是天赐、天意之笔。身置湖楼之窗，谁人不吐出“长烟一空，皓月千里”的惊人佳句呢？

在远方那沉沉的暮霭中，君山仍然清晰若画，这个方圆不过1平方公里的名山，如碧螺，如盘髻。有了它，岳阳楼便有了映衬；有了它，岳阳楼才显得充实。

我拾阶而上，发现这岳阳楼的建筑是那么卓绝奇特，它的建筑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，这就是“三层、四柱、飞檐、纯木”，全楼没有一颗铆钉，梁、柱、方、櫺，互相咬合、牵制，架稳脚实，严整美观。同游者无不惊叹：岳阳楼，在力学、美学、建筑学、工艺学等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，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风格，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聪明才智。

岳阳楼，不仅以它独特的建筑艺术而闻名天下，还以它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而吸引着游客。步入楼内，如进入了对联与诗词歌赋的世界。许多长联，并非虚弄笔墨，很多短句，更有那洞天之功。其中一幅“八百里洞庭今人眼，五千年历史再从头”，不仅对得工整，而且词简意深。寥寥十六字，括山河而贯古今，领文明而赋大志，可谓匠心独具。李白的“水天一色，风月无边”，“楼观岳阳尽，川迥洞庭开”。白居易的“岳阳楼下水漫漫，独上危楼倚曲栏。春岸绿时连梦泽，夕波红处近长安”等，无一不让人咏之、叹之、荡气回肠。

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刻在几个楼层的檀木板上。尤其是二楼的一块檀木上，刻的是清代第一流书法家张照的手迹。字体刚劲峭峻，圆转多姿，雕刻刀法纯熟，极为精致。清乾隆八年，重修岳阳楼时，岳阳知府黄凝道特请当时著名书法家、刑部尚书张照重写了这篇记文。刻成木屏六块，嵌在楼上正中。后来一个姓李的知府，见楼记雕屏，是珍贵的历史文物，妄想偷运海外，故请人仿制一幅，换下真迹，然后托病辞官，将雕屏装入船内运走。但天不饶奸，船至湖中，突然狂风大作，白浪滔天，船翻人沉，雕屏随波漂荡，被船夫捞起送回，但已掉了两块，“渔歌互答”的“互”字也被撞烂了。这个“互”字和另两块都是另请人书写雕刻的。但因修补精细，仿制逼真，让人难辨真伪。

对张照书写的这幅雕屏，我是非常熟悉的。那年，我去山西。一位朋友在黄河岸边的农民家里，用20块钱买下了四本清代乾隆八年的拓本。那位朋友和我打赌，我若猜出是谁的书法，他分文不要，奉送给我；若猜不出，关系再好再铁，也不能拿走此物。天不负我，展开拓本，我一眼便猜出是张照的手迹。依我观，那幅拓本应该是在雕屏被偷之前拓下的，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。

四

我登岳阳楼，我也在思索着岳阳楼。

岳阳楼，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，它究竟是什么？我以为它应该是民族的精神坐标，它应该是永远活着的，站立着的为人师表的范仲淹。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这千古名句的核心价值观，既不是宣扬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，也不同于发去国怀乡的感慨和计较忧谗畏讥的个人得失，而是表现了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忧乐观。揭示了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。这一思想旗帜，不知激发了多少后来者忧乐天下，胸怀人民啊。

远的不再细表。在当代中国的革命史上，有这样几位风华正茂的青年，他们吟唱着范仲淹的千古绝句来到岳阳，用他们的亲身实践，为范仲淹的名句作了最好的注脚。

第一个走来的是熊亨瀚烈士，他早年投身民主革命运动。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的一九一三年，赴日本途中过岳阳时，写下了抒发忧国忧民感情的《过岳阳》：“风雨暗神州，男儿急国仇。哪来诗酒兴，吟醉岳阳楼。”

第二个走来的是邓中夏烈士。一九二一年，邓中夏为革命奔走于长沙、武汉之间，过岳阳时，他写下了抒发豪情壮志的《过洞庭湖》，其中诗云：“问今为何世？豹虎满道路。禽猕歼除之，我行适我素。”

第三个走来的是郭亮烈士。1922年他到岳阳从事革命活动，坐船过洞庭湖，豪情满怀，奋笔疾书，写下了《过洞庭湖》：“满水流，湘水流，流入长江不见头。龙君送我洞庭水，何时洗尽人间愁！”

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，他们抒发远大的政治抱负，以天下为己任。他们的笔下岂止是奔腾着时代的波澜，他们整个战斗的一生何尝不是一首无比壮丽的诗篇呢？

我走上岳阳楼，我感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句，对于今天的新长征，对于我辈的人生路似乎有了新的含义，似乎有了新的内容了。如何实践它的核心意义，每个人都应该作出回答的。

2007年12月4日
于京西斗室

细雨雕花

——记苏州东山雕花楼

□ 书 谊

细雨雕花，花落谁家？太湖边紫薇树下。一栏一瓦，一窗一榻，它可是谁的工笔画？抬头见喜从天降，落地有平步青云，推门是福从中来，

关窗则百花朝圣，无处不雕，无处不刻，再现了多少传奇，多少神话！

且看那四色琉璃，绿水荡漾的勃勃春机，红日形形的夏之盛景，黄金满地的秋日画意，

淡雪轻掩的冬晨私语，一年四季透过雕窗花格，好一个妙趣横生的苏州园林！人物山水，花鸟虫鱼，仿佛蕴含着似水流年的哲理，在每一笔带笑的花纹里。

一曲评弹悠悠而来，几番寻觅就在此地！细细密密，清香清韵，仿佛隐藏着谜一般的盖世珍稀。这琼楼玉宇，满目珠玑，可真是靠靠细雨雕琢的奇葩？春真似去也，花依然绽放，香依旧繁华……

作者单位 二十局集团一公司

